

宋學士文粹卷第三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子交也城二紀
 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推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
 也不敏長自嵩穴鶴毳編襦土芝緼食動趾踉蹌發辭謹吃忽挾細縹
 去應都邑見者大噉指為木刺錯愕周章無地寄跡獨孝廉處我以溫
 顏前我以重席迫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既
 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蔑蒙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
 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
 許史後浸牽黃臂蒼蒼箭矢張弓仰落雙鷗俯搯長熊毛血旁灑塵空四
 封入擾遽館庭實惟供壘尊菊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童器周
 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造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厲輔奇牙環
 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
 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繼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佗文
 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焔焔孰潛其燭非
 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傲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姪僚衛霍擔軫

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電霜露系乎吹嗟予奪視其愠笑其銳也
若益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朝天下學士揮汗為兩聯袂
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瓦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
吳嘯卑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
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壅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
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鑿閭分布九
疆控三條於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翰混茫蒼天衷地
循環相通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對昂宿寶符之
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
走將簡徒御式樓航濯之於咸池晞髮於博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
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無潮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
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磨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爲子母
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侈披控名責實
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殺異冗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無愛上賢若
鬼采椽不斷型簋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
轉陽入神出竒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

無成勢洞窺羣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
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回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
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殿攸宜八政之首著于
經舜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敵為國越憲制若
是喧逐泣疾詎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風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
天飛也交戈乎五兵雜陳而神授幄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并布
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
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賦定唯武六國之程其書湯衍
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眇列緒繡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
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胃錯
羅陳戈戟交施渠谷距堙鷺翼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衛大櫓驩
耳長及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
天地之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躡鳥蛇翼驥正正音奇觀魏堂堂赤赤純
純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
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
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

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沉下入渺漭有竊其
餘而神其軀文質履生師皇馬盤主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
鹿皮折足山圖縉衣服閭女丸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癭脫玄俗質虛心
存冲寥跡入危竒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非紫宮
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
之龍鞮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焚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卧
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石室寢
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觀銅狄而摩澤
約今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
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
埋沒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
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緯候相
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借辭竊義龍耳公黃世日新月巧
動莫之制衡錯攤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誦生
育及資向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焚非冢名性氣體何圖指危殊而
重舉迭儻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尻鴻掠

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
近之然帶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六奚益哉文學曰孟軻
氏歿世之真儒師師萌庶俛俛奚歸孰廓我矇孰砥我愚羣言孔多契
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汎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
嗚呼噫戲一何寡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于文又何昭
乎嗚呼噫嘻資苑盈室何有芳蓀繁皇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
而恹恹乎帝降民秉德與天一胡不自貴絕藻是溺真倒首足清涅白
黑棄其瓊瑩寶歌瓦兩拊膺自傷淚血交積擔劓宿穢以刻未習鴛春
陵以為舟鼓闢洛而為楫張武夷以為颿期洙泗之可涉風興夜寐惶
惶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
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咲笑已繼之以歌曰
真儒不生世陰陰子植壇索塗愈幽深子炯其靈根無古今子超彼九
玄離濁氛子攀淵追騫蔡赤麟子文之典垂負以身子任重道遠何時
而止子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子

思媿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瀛竊病

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
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
曠百世而相感者况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
人矣托物引類作思燉人辭辭曰

惟燉人之情慙兮賦粹質於自然備蛾規而發儻子身目轉以成聯妥
鬢髮而如雲兮鬻輔巧以承摧纖腰秀頰若解卑子容都曼而體便娟
寶璐縈而右繞兮桂徽媚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傳冠向
瑤臺而微步兮意愔靜以貞閒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復浴與乎
江干勢翩翩其褰舉子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間不可以久留兮遂凌厲
乎高寒馮道紀以為御子鍊天和而為飡徑驅馭於陽陰兮時上下乎
星辰歛子生之何晚子不一覲於芳儀念娉婷之解雙子迴迴颺而曾
思欲愁悴而委隋子氣滄漚以如炊道苟可以選之子視萬里猶門墀
登嶇嶇而騁望子正晨旭之蒼涼氛曠豁而閭朗子莽山川之縱橫樹
輪盤糾而柴虎子煩灼薙靡以相望豐狐思羣而永嗥子文鷗慕類以
徐翔企精爽之不徠子空雲龍之將將蹇佗僚而望絕子煙靈習其西
歲降崇丘而臨曠野子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楫而徙倚子境外嬰而愁

內滋新蟾皎以出天子想纖美之曲眉斂系星爛而成文子懷繡波之陸
離蒼顯霏落而無滓兮思玉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子復經緯乎空
庭苦鴻鴈之靡靡子戢羽蟲之薨薨撼戶攘以悲惻子惕瞽容而弗自
勝轉曲牖而入堂壇子牒獨坐對乎華鐙鐙影搖曳如烏羶子象中心
之靡寧寒庑狺狺而竟吠子耳恍聞於瑟音疾倒寢以啓關兮颺閨葉
於枯岑縹綿綿而莫孑子托幽寄於瑤琴琴聲咽而思深子類孤雌之
鳴陰更寡嘆以將闌子斗杓旋而向東筭枕衾而就榻子期夢寐以潛
通精氣注以弗釋兮橋有物而衡中息纒纒以方微兮覩翕翕而上征
造旬始而謁太儀子羣靈續其著赫氣旄溶以隨疾子鳳於沛而嬰空
馭象車而秉虬節子鞭列缺以斥豐隆豹羆熊幡隼皇以奮子探流紆
誦鬱以相蒙左樞右衛動以彌環子脩神情剌雲滃而雷春回穴幘纒
汨以焄歔子吸鼻滿率詣以濛濛穆眇眇以前邁子翩紛紛而弗止莽
真真以無垠子勢皇皇而迤靡超氛埃而淋郵子竟按轡乎朱陵長屨
舉嚼以向日兮有燕戲之華文揚芒熒以上焄子聚重離之丹門炫赤
玉之寶章子列八龍之威神斂東趨於蒼極兮青瑤紛其並迎羣神衍
衍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鳳笙四耐芬而凍飲子暈玉色而帶楨楫素威

以升皓宮子盱回極之浮浮尊收頽余而破頽子錫鏤瓊之華鈞謂貞
白以自守子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子翔鸞颯以吹裘有夫
玄巾而探甲子握靈它以為驅重陰返而未啓子肅玄氣之幽幽四方
非不可居子悵所思之莫余親馳兩轂如飛丸子又滔滔而遐逝靈氣
告余以吉故子子何為子獨愁苦彼中天之有居子隔人世之風雨吾
將導子之一至子庶弗愆於恒素怡忽荒以從之子駕剛颺以徑度習
光炎之灼灼子緜纒鬱決而不可正視凋甍形楹屹以上起子濶濶私
倘雲謫而波詭連卷攬危杳以軋芴子歲魁幼眇轟以高峙中洞房之
沕穉子乃燉人之攸居使晏姬為子通訊子儼再拜乎堂垂習朱扉之
洞開子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子光照耀乎東西吐芳
辭以若蘭子意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子昭質弗沫染尔穢子昧厥
施紉約襦子曳菑旂結蕙纒子張樹幃勺桂椽子嚙蓀糜索胡繩子哇
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子羌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子書璧紳以自
規海色動而報曙子陶去幽而開寤雖嘉辭之盈耳子邈若人其何處
遂捫膺以沈思子願獨處而繚戾也誠因言以會心子將神交於子載
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子惟我民之秉彝道弘敷於上下子必有人而繫

之往者固不可作子幸方冊之昭如日參驗於厥躬子若面命而耳提
跋鼈之嬰姍子固難齊於六驥能孽孽而弗怠子亦千里之可至余雖
質難而力單子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鈞矩而佩衡子撤部蒙而祛罰期
有形以必踐子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得媿人以與之游子又何異同功
而並世予既為此詩嘗錄通寄王子充子充蓋有志同子
學以識之庸僕異口各考其學之成也

顏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
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
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
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異也
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敵
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
忘其為人臣也今幸弗忘其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
淵之劍蔡人操刃与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
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
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

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款款以尊周為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倚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藉累世之威侵曹伐衛大戟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庸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蹠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轅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搏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敵一牛不至血肉狼藉不止也率竊為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脩使民知神姦用

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回伐陸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為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尔有衆欲觀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穀肫肫然喻之寡人雖至愚亦已歲之中心矣尔衆宜解甲歸戈後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觶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予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而還鼎周鼎也故借周天子之論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繼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後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詣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嘗後事斯語敢白

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本南陽一布衣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而君王待之過禮實諸羣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介狂士而上辱君王之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即於國事無所建白諉有不辜擔伏劍結纓以報稱萬一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實鑒臨之夫椒之後夫差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邦為空棘君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下守溟海唯魚鱉是見困於甚矣夫差不道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頓首請成夫差聽中胥諂毅然不許君王甚甚至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臣時在左右憂懼不知所為亦屢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圖也幸賴先王之靈夫差悔禍卷旆而旋君王既反國臣亦得効犬馬奔走與大夫種稽為質于吳夫差畏君王之威不敢久留臣遣之東歸君王曰與臣及大夫種謀以復讎為事食不殺而屢衣服純素不約不玄內飭其政外事諸侯如是者二十餘年始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於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三戰三北遂圍之棲夫差姑胥之山夫差使王孫賂肉袒膝行請成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勝

之衣帶出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夫差懼太息四顧引劍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卑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辱為已甚臣豈不知主憂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能即死者為此事也藉君王之威武二三大夫之用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誅君王憐臣之愚不賜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之道也功成名遂身退明哲之事也持祿固位知進而不知退危亡之道也昔晉大夫祈奚為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為知分中侯有寵於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其言之是聽非不可者卒致首領不保為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退也况臣起自布衣幸得侍衛左右何功於越而稱上將軍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若戀執寵榮而沈溺不返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志賜臣骸骨得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畊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唯君王留意焉

秦士錄

鄧通字伯通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闔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

之行然好使酒如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
獨飲倡樓蕭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彌
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若也兩生不得已從
之彌自撥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
刀實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彌止之曰勿走也彌亦粗
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胃中不平氣耳四庫
書徒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刀兩生曰有是裁遽擗七經數十義叩之
彌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彌笑曰
君等伏手未也兩生相頽條沮不敢再有問彌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
日塵面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
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
聞彌言大媿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
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彌造書數千言袖謂之闈卒不為通彌
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邪連擊踏數人聲聞于王公隸人掉入欲鞭
之彌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彌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
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郵印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

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
臣奉貢乘黃屋左毒龍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彌者一二
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
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又不能收王曰爾自彌壯士解持矛
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
領乎曰能王頤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
即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彌往王自臨觀
空一府隨之暨彌至眾禦並進彌肅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
色已而相慶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濺濺滴王
撫髀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彌彌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
至比之王鐵鎗云王上童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彌
環視四辭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搗死三尺蒿
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彌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
家競棲林木間使彌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彌鬼不靈則已若有靈言
知其怒髮上衝也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于孝平
皇帝親在幼冲委制新都侯莽久乘國鈞遂致潛萌異圖僭奸天位四海
豪傑怨怒次骨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寐者義旗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
一二年首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昭人祗為之咤舒
尔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下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
輿以惑尔吏民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為帝徇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
剪髮之今天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之盛
燁共震湯如雷如霆嬰其鋒者無不殞滅尔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
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
陷陣却敵者受上賞塞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敵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
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竹帛者亦夫人也曾謂爾吏民弗能之
乎亦在勗之而已其有不知逆順之辨甘為賊虜敢持兵以從我者必草
薙而禽孺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昧思之新莽篡立已十四
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腐分王郎以新集之
衆假名烏合遇敵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者未泯海內

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間破
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披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
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觀此無它天命所在有不可易
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况王郎
僭取帝號反易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尚傳相
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它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
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詰皓華文

龍門生間居累日弗憚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頗聞道家之言肺神
皓華者實主憂曰假為問對作詰皓華文文曰

上章困敦在旦之月火雲不移積氣焮熱時龍門生黯慘弗悅頰面腫
噲情神鬱勃頽文九折糜梁雙闕首不暇冠是何能機其友亡羊先生
哀之謂佳山君曰龍門生病矣為杖所礙矣其中枵枵喪神守矣匡山
君曰花妖媚武圓崇惑赤仇鐸投縲荀伯赴溺移躬入幽倒白作黑不
過其逐卒實靈魄龍門生之所罹殆此疾也邪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
自外入有隙斯窺此自內出無罅可逼昔者玄靈錫真黃苞承鈞膠膠

者人分為五神守靈威明龍煙育嬰或喜而眉揚或怒而色頰或恐而
湮淪或思而纏縈各隸攸司別域異局中有皓華其字虛成西方之英
白瑠之精於時為秋擊斂華榮於音為商肅殺之聲於行為金厥德維
刑於歲為肺百憂所城察之無跡追之不驚歛爾水集忽焉雲凝眈眈
乳昧呶訾於焮久而弗革或爽厥貞余嘗遇河上丈人於龍都之山九
陽之庭授我以帝音之錄示我以赤水之經劾召五鬼蹙斥三靈動為
山合怒為霆崩即將名皓華而訊之不休可乎匡山君曰子計誠良矣
止羊先生乃仗七星之劍曳三辰之旗灌酒于茅牀管上外禹步成罡
按髮為兵左叱右顧潛聽于冥涉炊五斗黍頌迴颺怒旋冷氣四典幻
陽變陰弄晦閃明勃律嬰卒如見其形有娥一夫素裳影纓衛以刀戟
載以輜輶踉蹌而前嗔謂亡羊先生曰我皓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
程曷召我為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疾爾柰何崇之吾之名爾非苟然
也寓形兩間為生幾何擊石火起流陽電過俄頃歎滅不樂則卹既有
良朋相與嘯歌上下角逐西東憂摩送陳笙琴尊列象犧酣嬉淋漓屢
舞慳慳雞蟲失得鴻鳳少多棄而不辨違恤其他孰不志舒孰不顏酖
孰不飽遂孰不婆娑爾何使龍門生感感沕沕媿媿嬰嬰委塌弗振如

蝕沈疴爾當據情以對其辭若直吾將爾為式辭或不能良我劍有銘
皓華聞已頽然怒曰夫子遠周載藉心統人天在古無上在今無前電
生目底雷撼古間雄章欲議彈壓神姦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
樂耶惟昔尼父任道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
曰自佚以疾厥躬子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類緩之匪易遑遑齊魯
棲棲宋衛樹伐蒲圃絕糧不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避欲興東周拯我民
悴是謂世憂夙夜周替天下為公道紀收繫魚爛已成河決安治傷麟
曷來嘆鳳不至今瑟長吁反袂拭涕述為彙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
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宜為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况今六合雄吞
矛縱戟橫千里蕭條土絕播畊晷齒如山悲風往還烏鳶見人飛集樹
端夫子不為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何惑乎亡羊先生驟然笑曰爾
望吾以聖人之事我病未能若謂生民遘屯則有肉食者存吾亦何知
焉古今一馬天地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滓無未恢落無始神光
下燭人羸將弭內已若忘外憂自止我額弗感我齒長啓我神孔寧于
胥樂只爾固欲反之將有說耶抑固我也皓華曰大道陵夷始有聃周
放言如雲弥布八丘蛟龍騰驤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湯沸弗收欲齊夫

物強名弗憂夫子取之人將見尤且吾聞之王公弗憂四國不治侯伯弗憂庶政用陳子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憂害是懼是憂者群善之原衆德之基脩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柰何棄諸粵自古初有天皇焉幹運日月輶轉坤乾司執神機主宰帝權懼民多欲志曰物遷特遣天老命則五官踰揚金德專主憂患以助人極以拓化原夫子辱我以崇並觀如此尚有識邪止羊先生曰尔言固善古之聖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避世無悶者矣若是彼皆非坎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可以求劍尚矣事雖有常易貴變通苟執于一子莫之中憂樂有異時勢不同使古聖賢生于當今其有隱憂又將何如也言既畢化為白氣其長如虹昏昏蒙蒙歸于太空亡羊先生退謂匡山君曰皓華之辭良直吾敢不敬承以為式於是攢眉入室隳淚欲滴撫物傷懷終宵太息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

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禺再遷于三遷發浦江之新田唐貞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國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國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巨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崑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非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群童教私袂一編以歸盡夜讀竟又復徃易或以問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尔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尔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第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崑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賢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崑南退謂人曰明睿如

吳其雖汝南應世材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群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其持尺書論之足矣曰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拓燕每遇中原奇絕屢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異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維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林篁家幕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詠其中暢然自得或至其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曹真偽無所隱至若繫露釋例纂列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便與鄉

衍爽淳于駿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曰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必使官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曰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著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衰風挾疹血交齟顏面壅黑兩脛罷屣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社席愈不自振忽夢作重汪疇贊覺謂人曰汪疇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諱士謚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盍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官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

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絳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兩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刺紙數十番戲為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縵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彙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究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推古之作則曰雄渾瞻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實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歲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燁燁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為至文降于人也峇薄交橫黼黻斯皇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疾行品彙咸亨於燁其光窳無聲也胡積之臆不顯其施返于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

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瀟沔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黃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于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而不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凋蓋以長庚之精峨眉之神皆降而為命世之儒所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已喪其神不止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乎公之方任母夫人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為之一清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侍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皇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効於斯為盛是則公雖薨而其耿々不沒者固將游神太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設非甚闕典欤梁胡侯惟信來為縣劉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既久政通人和屢謂公之墓下涼颺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即下令禁其樵采復輯公之遺文刻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于上官築祠於繡川之濱堂庭穆如門廡清謐象設有嚴丹雘焜耀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公

之孫子邦之群於咸從侯後精誠格乎契乎冲漢煮蒿博愴如將見之
祭畢而燕籩豆靜嘉肴核維旅鴻休誕昭秩秩誰誰四方之士來游來
瞻僉以為侯之為政知所風厲而公之靈爽永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
死則其氣斯盡古者祭鄉先生于社不過崇德報功為人勸尔子曰其
神不亡無乃涉於誕邪曰嗚呼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彊夫志
士用物精多尚能昭著靈音廟食百世况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為文
章之英者乎其不隨世而磨滅者决矣至若庸人凡氓其德不顯其鬼
不靈則當如此言尔初祠之成同門友王君棹既為紀其歲月公之子
梓後子樞後弟模曾暨甥劉某陳某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
私於一家又請濂詳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善與此祠相為終始濂按
春秋書事之法辞有重複而不殺者曰竊取斯義而為之記復繫之以
詩曰

大星煜煜流光晶川后歛澤若鏡澄發為五色文章英上騎日月薄太
清呼吸雨露飄風霆在帝左右持文衡交龍降井藻火明生色燦爛丹
鳳翎萬物承波流華榮一氣闔闢不可名玄功歛迹歸杳冥其魄雖離
神則形炯炯直与元化并有祠翼然妥幽靈陽馬高蹇聳觚稜庭宇

稷森巨楹歲時奠祭輪精誠牲牲肥腠酒潔馨脩陽忽陰誰使令有神
來下風泠泠若乘玄麟紫霞斡降尔百福響然憑騶曾禮樂當游與春
秋報事垂千齡

豫章鎮蛟靈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濱于江水
蟲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
術追藏其神於長沙復懼遺孽游興使物治鐵壁其窟宅一在西山雙
領南埋浸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勵尺下施八索謂
能鉤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為郡將發視之未及咫尺
風雷兩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周有壘
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棗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
為陵神謂龍罔象之屬也古盖有其術矣荆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
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沈棗象之遺意欤於戲豫章
之民与蛟不兩立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守其之請
勒文柱下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吳楚合城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味撻波謫雕運濤繁夫諸獸

驗勝遇禽傲沈竈產蝕阜泓成靈伯應歷鬼憲宣刑徽錄三辰斗劍
七星揮斤電戟割霆井河皆黑廓川液紅腥執天諱鎮冶金建楹祝
融主談闕伯司型八神錫羨五官儲精上枝圓樞下錠方高溟妃捧鑑
淵后持衡颯笙鶴瀨月吹鳧汀仙塔迴紫童節流青玄勳潛沕素牌晶
焚龜山鐵絙龍鼎文銘翊扶鴻宰幹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詩塚銘有年

番有奇男子曰魯脩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才脩脩有詩
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罹兵焚儲懼其詩失傳堃墳為甃刻瘞芝山
中瘞已請太史宋濂勅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効坤之靈何韃綬子鳥文龍章於絜其英昌厥解子冥智
飲真返諸至神理黃墟子洩為醴泉三秀千眠合貞符子番山可夷番
川可移道如初兮

趙洗仲墓志銘

枯趙君諱友柱字洗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二世孫也曾祖口
崇焜祖曰必垣國子進士父曰良贊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
籍中鈎索義訓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定一

有壘墟必讞而咎之弗咎非止也其於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
窮其會通蓋君於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子多其有微間發為辭
章珠潔玉溫絕無鴟盤駑拔之病中山李桓先生自誦文章家極慎推
典數稱君奧雅不羣君仁視學愈於人恒不可一世客袖文來見讀一
二語弗契輒覆手掩几上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
及旦或怒詈如閻勢或大嗚墮憤在地唯恐卓去亟故挽游仙都山遲
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逢舊館人揖有目不見餘至且辨且食公咽不計
寘多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手致屢
試屢黜去蹇剝且益久志不少變每拊解喟曰文未至爾文未至爾文
至爾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中金陵大亂卓萬死得存驚龍
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下鑿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三十三未娶無為
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疑辨南泉泉兵後多亡其兄友
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枯以其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
詣予哭丐銘其墓予發書讀之泣下嗚呼自師癘民散士安於寘陋
穢取凡近以斧藻廢躬妄相標榜謂彼為毛鄭此為韓張巖然若可名
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雜古人常通習者吃吃不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

右若士偶人是果何為者邪如君者殆可哀已銘曰
不貽其熹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于際我懷伊人中心孔悲南明之
西有氣吐霓化為龍文上贊少微後千萬年於赫弗虧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畊道夫之所撰也道
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為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著
紹興中公為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
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八
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
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備管田之政是也蜀
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
百萬復惠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
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
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積積錢五
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敷至七百萬緡是也公
在閩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

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
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
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唯謹是也嗚呼公治
蜀六年而能俾財用是橫斂減悍將服其効乃章章如此使又於其職
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逐以死
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為檜之所忌則
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
進士及第息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
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論禮部
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
始名為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溫林為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
及溫林罷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
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擬
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
他人而厲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袁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
所書此冊求題故瀛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

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
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
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
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究然字畫儘佳鮮于伯
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目併及之

愚齋集序

愚齋集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多聞
人至皆祖弁以武舉入官為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仕元官至宣武
將軍湖州路湖砲翼上千戶所管軍揔管父德驥襲其職俱讀書知文
及生靜俊爽異常鬚鬣之時即解綴篇章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
千石欲以奇音薦父拒之靜知父意欲為名世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
書雖老釋玄詮秘典悉掇其芳潤由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
卿宇文先生子貞皆延譽之遂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而
元運亦衰矣今觀集中所著文則豐腴雅馴詩則藻麗典則誠無媿合
作者求諸倫輩中不多遇也烏乎為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易武有聲
動人所謂能亢其宗者非耶近愈篤志灑洛關關之學寤寐不忘則其

朋體適用又有出於詩文之外者其所至未易測也靜嘗從子遊子嘉
之故孫之孫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子山愚齋其自號云

宋學士文粹卷第三

宋學士文粹卷第四

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月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謂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歷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

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濶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攷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於於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為陽蒯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籥武子曰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未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老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

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為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况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穀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于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行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司馬遷傳之諸儒又從而傳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

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朔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難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螿但徠之松以為煤盡刻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學也他日當為受春秋者詳焉

後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辭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瀛為之題識瀛不敢讓曰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亦制於燕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裁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景德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之朝請即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同其兵刑工三部非

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為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而陟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為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樞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為所遷官實不在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關故以學士兼之偉當是揚備時與歐陽脩胡宿趙際揚察並為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而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為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為空官相銜帶之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為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壘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吳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

其職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為省吏唯尚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今日而祗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應三省而後備所以詰命聯署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為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于太廟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之所褒贊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直質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曰曼之司蓋黃帝時以秋官為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詞者授其故事云

咨目童文 有序

走也病目視不及尋簡禮越度速譽招刺乃抽隱思引物媿義作咨目童文文曰

咨爾童子我目之精凝燐五神配合三靈素質西皓圓暈東青南丹注晉北玄孕睛約束臉胞黃中之英氣幾內動歲系外徵啓闢人牖通淺

天明聚為根蒂數為華榮眾咸允賴爾獨失貞孰不若電洞觀八紘雨於尺不今五牲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穎湊凡僅辯一丁此朋而執熟跡弗迎彼不面識反捐而承頰或自拙頰常教穎辟如水母藉蝦始征又如野狼挾狙則逞皆爾弗職以玷我形童子曰意何言之戾賦授自天初無恒制堯眉八彩岳黃以彝聯耳無輪慎類斯贊尼口額海敷陘且銳澤鼻如蝎欽直而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牟其齋表朕明敷或角而方遐舉長世或瞭而揚或眇而翳壹囿于玄我則何擊矧子淫書膏焚啓繼擄拔解藻搜剔文藝肺鏤肝雕心鉢腎劇我劑我揉我斷我鞞八廓注却五輪受厲靡精弗漫有明益瘞我合子躬如左右契子榮我尊我踐子鑑豈囿子玷成此左計咨爾童子爾辭固臧傳以正理則涉于涼形雖異賦爾宜自強何取其窳乃釋其良書淫所致尤墮意量冬映雪席夏聚螢囊刺股流血懸髻于梁未聞其目處縮晶光是謂適辭君子所褒星野有含雲漢成章測步幽眇挈度機祥為爾之故不知低昂三條占限兩戒畫疆氣勢勞魄民物浩穰為爾之故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尚飾巧言陳法列方駮為曲直敢端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謀匪姦是恃唯道是適考亭有熹廬陵則脩朕視雖短所獲

孔優一紹道錯上邇魯騶完經翼傳衣被九丘一昌其辭出孔入周有
光赫絕昭若參旃子不此即而反我仇樹蜂彌豹豈無烟胖鼓辭樂禍
腥聞不收偃瞻文眇世呀嚙休內美之章玉璫黃流子為弗悟自貽大
郵何河而厄河濼以休何青以勢何肉而囚子勿真思夢若繭抽遺形
全智與造化游我雖理言寔為遠猶毋慚墨墨成此絛絛童子言已我
心之疚豕俱既寢斷當亦陋植饋太纖削瓜匪秀滿尊聖哲名亘宇宙
非形之妍唯德之茂况目在形賓筵一豆雖眊非瞽物亦云觀絳轡焉
尤有用輒售勝賤三品備于樂奏國語成書事明若豈於察秋毫或速
殃咎階墮自持神股內富五色免惑一誠自守幸逢導養庶絕馳驟禍
福倚伏理當易究所憂志荒如營四耐本實不培枝葉巧湊弗別莠禾
徒煩薊耨童習回動白紛罔就千古居前萬世在後虛生其間冠裳核
枕自今伊始啓勝撤覆青躬靡違敢目之詬我道之凝我學之懋上慎
旃哉吾言不又

擬薛枚上秦王平夏鄭頌

粵武德四年秋七月朔記室薛枚頓首再拜言仰惟秦王殿下龍興晉
陽佐我皇帝起義兵以龕定禍亂金鼓一振罔不臣順唯鄭主代克夏

王建德昧厥天命侵牟我邊垂刈劉我烝人鈔掠我玉帛干戈之相尋
殆非一朝一夕皇帝震怒詔王督諸軍伐鄭遂敗代克于穀水進圍洛
陽建德不思自靖凶德參會將兵十萬來救王帥諸將酣戰破而擒之
於是代克智窮授絕率羣臣詣軍門降王至長安獻俘于太廟行飲至
禮詔斬建德於市免代克為庶人徙于蜀中大赦天下天下萬姓驩欣
舞抃以為皇帝之睿護雄笑王之功駿烈皦皦乎不可尚已收備在
戎行親瞻制勝料敵之奇進退擊刺之雄耳目怖駭若臨鬼神雖淺劣
無識不可無歌詩以鋪張鴻休謹撰平夏鄭頌一通以獻庶幾昭示萬
世以宣有唐之鼓烈以著王業之艱難云其辭曰
真王挺生宅靈孕奇天日之表龍鳳之姿暄陽吹陰宰于化機精神所
被物無不綏皇帝興兵以道亂隋王左右之神運天施或獻奇謀食若
元龜或賈捲勇力如虜籠雄吞八極易欲拾遺如鼓迅颺決決四來降
燕帖魏踞秦以隲金鼓之下孰能慢台維此二豎曰夏暨鄭據河南北
兵犀弓勁勢成鼎足力與我競夏陷黎陽思百其膝衛滑齊充蹂踐莫
定鄭取汴亭奪我藩屏封豕長蛇貪噬益橫况於宮城大設坑穽四周
削起峻若齮齶忌則陷之毀宗滅姓怨氣塞天凝為祥昔人之孔哀其

何能竟皇帝曰嗟我人何辜勅汝秦王汝亟是圖汝救汝甲汝張汝孤
汝簡銳馳東傳其都王拜稽首馮牙出祖旌旄飛翽士卒嘯呼曰爾萬
寶爾疾而趨扼其龍門母道虜誅曰爾德威視敵若無園厭河內其
大軌曰爾君廓爾震鼓梓控彼洛口以絕餉輸屢戰屢克王乃向洛移
軍青城壁壘星錯虜薄穀水梓以甯路王曰爾通爾急往角我引騎南
以掩其魄靈威莫抗虜漸退却橫戟長追如嵐入橐掘壘而守朝鼓夕
拚不日成擒以潤鼎鑊洪爐熾炭何金不鑠夏人卒狂稱兵黨惡其旅
若林誠可怖愕王曰靖我衆勿搖虜卒既惰虜將且驕虜命斷決於
今朝莫匪上天欲逸我勞使發一矢中此兩鵬咽喉之門實在甯宰吾
往歟之短兵爾操且行且餌伏銳于坳伺虜梁入乃与死麀虜因大警
布屍蒲臬進退維谷更動疊騷偵吾牧馬將駭而逃王乃濟河南臨廣
武駭馳如雲留彼弗取虜果來迎列柵牛口我閉弗出自辰達午虜氣
既竭遂巡欲走王謂士及尔整部伍尔將梟騎突此羣醜予進而翼截
其兩肘會虜方朝偵倒失序震霆方驚不及掩耳擊刺從衝龍飛熊吼
天日為黃塵起如霧正戰方酣王出以奇尔知節等卷旆而馳旁統虜
陣張我南旗虜衆惶駭奔如沅澌相彼首首欲絕而西神梨一拍顛若

墜尸王叱武威執而縛之囚示鄭人鄭人曰噫我援已絕我力莫支我
肉我袒牽羊以隨有餘者孽亦復來歸奉璽再拜冀免虜夷乃獲乃俘
振旅而復王披金甲懸鰓魚服遠而望之有光熠煜大將森衛後先
屬鐵騎萬匹旁障羽蓋鼓吹香節以金鑄清朝有赫上與雲蟲陳俎奠
爵遷豆嘉肅既俘以獻且拜且祝祝已飲至列造如竹醇耐川流精散
林簇冕鷲既醉咏歌相續皇帝曰嗟寶實弗恭稔禍濟惡厥父用亢當
梟其元以令醜兇充罪固毅悉衆禦攻待以不死徙實蜀邦我人實煩
轉輸是共或居遐裔久阻寇封惴惴自保息屏足重宜行給復式寬其
庸復赦字內以示大同丹鳳銜詔無遠不通弘宣睿澤丕昭仁功萬方
有言如部斯撤昔也戰爭連城蹀血蒿萊千里人跡殆絕今也恬嬉寧
尔家室盡歛戈矛化為獲種人和既滋天休當發山出罷車庖形瑞芝
騶虞在郊苞鳳巢穴黃龍舒采白鳥振潔無間翔南教教孚決視彼梁
楚千鈞一髮定知來朝不煩斧鉞天生烝人丁代儉囊必眷有德以綏
以檠簡策所紀更僕莫終微之秦漢厥事孔明羸政肆虐甯視域中踐
華曰河為固自防祠狐一鳴亂如沸羹六國復興各自立王籍起會稽
中彌最強嗜噓叱咤萬夫膽喪劉季斬之不翅犬羊鉅敵一鋤寰宇乃

康狂隋比秦尤瀆天紀諸禁援戈聚如蜂蟻不有靖之代何能治惟帝
明睿乘運而起惟王輔之以臨四海黃鉞白旄前雖不軌無堅不礮無
險弗砥夏鄭既夷治平可致揆之炎漢騰芳儼美赫赤神功可昭萬祀
收在戎行躬瞻鴻儒敢揚頌辭以告太史

宋鏡歌鼓吹曲

臣聞真人應運而起旋陰轉陽協神和人剗革楷偽期底隆平于時五
季之亂已極光嶽氣分河海怒溢強臣悍將割土分疆擅執節鉞倒持
天柄敢拒帝命莫之敢制我太祖躬屬素韃奉命四征赫鼓濯靈所向
輒克姦惡授首獻于太廟已而大功既茂天命攸歸乃受周禪即皇帝
位璽書誕頒天日昭煥凡厥臣庶莫不翹足延頸以俟太平皇帝若曰
皇天既畀我有家朕夙夜曷敢荒寧彼螿蟻之微僅若一髮欲抗明於
日月疇能置諸朕當剪其孽芽毋使滋蔓尔有衆尚克協乃心以底天
之罰越建隆元年夏五月丁巳上親征澤潞六月辛巳克其城李筠赴
火死冬十月丁亥又親征淮南十一月丁未傳其城未幾捷之李重進
亦赴火死乾德元年春二月高繼冲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稱臣而荆南
平三月壬戌王師入朗州獲周保權以歸而湖湘又平三年春正月取

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以降開寶三年秋九月己亥朔伐南漢四年春
正月辛未次白田其主劉鋹素服出降七年冬十月王師伐南唐八年
冬十一月乙未李煜奉表納降由是天威所加如雷如霆有觸之者靡
不殞滅太祖既棄羣臣上游帝所太宗嗣厥大寶駿惠前烈文綏武戡
唯日不足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
州獻五月吳越王錢俶復盡獻其國所有地四年春二月甲子上親征
太原夏五月甲申北漢主劉繼元率其官屬銜璧入朝自是海內羣雄
皆為臣僕風氣宣通罔有限域東西幅員盈三萬里梯山航海獻贄奉
琛委蛇而來上實天府戴白之叟垂髻之童皞皞熙熙莫知帝力於是
宋興至是已二十年矣臣惟帝王之興自有貞符歷古以來史不絕書
我太祖之生也祥光瑞彩流為精英異芳幽馥鬱為神氣所居之地紫
氣隨之建纛而出白日為暈是蓋上天著厥嘉貺以流厥光於無窮故
自唐虞禪授之後鮮不以征誅而得天下其中豈無揖遜而紹位者皆
陽子陰奪尋即廢之唯我太祖應乎天而順乎人陳橋之戴黃衣之加
蓋迫於甚不得已爾由是能大一統臣服四海用作神主聖德神功聳
觀堂堂傳至孫子億萬斯年跨漢唐而追三代何其盛哉然而短簫鏡

歌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者也周制因之其在大司馬樂則王師大獻乃令奏愷樂在大司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大氏皆軍樂也古樂久已亡失至漢有朱鷺等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鏡歌今尚可考見自時厥後代有其辭而唐柳宗元獨準漢曲倣其篇數作鼓吹鏡歌以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臣雖不佞自幼以文字為職輒取法漢唐窮思畢精作為歌辭以侑戎樂治兵振旅之際得於馬上奏之焜燿鏗錡震撼無際使有宋之成烈增光於後無讓於前臣死且不朽臣謹冒死上

太祖生洛陽甲馬營中神光滿室有香郁然經宿不散此聖徵先見者也為啓聖徵第一

啓聖徵兆載先炎精降爛以鮮破重陰燭層玄合之暢神必宣應昌期馭宰權天序叶地軌甄星游渚白帝延氣貫月永敷年質往牒無不然惟皇符熾且騫著成烈在不刊

右啓聖徵曲凡二十二句句三字

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黃袍加上身列拜庭中稱萬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為受周禪第二

受周禪崇靈基飛龍在天黃道開躬握乾衡鎮坤機蒼精喪木無支黑光盪日見重輝天人同歷數歸靈承帝祐沉鴻滋嘉瑞章紛若救神爵集肉角來泯灑灑俗恢恢昭皇威時赤戲

右受周禪曲凡二十二句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

昭義節度使李筠據澤潞弗服上御六師平之為斬老雄第三

斬老雄雄勢威連寇師樹高燾襲邊城施蔓毒至赤斯怒極加戮百萬貔貅若林蠱行視雉嶢勝平陸升城齊呼山嶽覆飛矢貫臂拔其鏃雄斯窮昇炎燭朱鳥鳴反舌縮反舌縮四海服

右斬老雄曲凡二十二句句其十七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不庭憑恃江淮招集亡命上親討之為長淮沸

長淮沸沸若湯有蛟下潛石作房腥沫旁灑矛距四張欲鼓孽浪浸日光真龍出火鬣明焰暴髓焦毒吮穢取凶醜如刺狼水安流若鏡平皇威洽濊澤滂建萬寓慶無疆

右長淮沸曲凡二十句句其十五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荆南其主高繼冲懼奉表稱臣為耀靈威第一

五

耀靈威奄八廣如山壓卵
既嗟塵大帥率師手握矜策馬飲江江水
渾邊摩日月搖星辰孰敢奸命
馘以徇蠻荆輿攬耨妾臣剪拜柯條
刑其根一朝坐鎮百粵門南荒帖帖絕妖氛

右耀靈威曲凡二十句其十一句三字九句句四字

師克南平趨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討獲之為鷹之揚第六
我鷹之揚于彼南楚目城無全尚何有險阻虜周悒悒曾莫構思仇孽
既殄胡反噬我師梟騎厲華旄旋海水立霄旭昏殺氣回薄翦若烟濯
征斯克功無前王度遠引靡不有

右鷹之揚曲凡十八句其七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二句句五字

諸將伐蜀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請降為巴蜀平第七
惟彼巴蜀務靡麗以夸金瓯珠礫納政於邪於鏖王師如雨如彫捕夷
凶族使民氣以攄足不加首臂豈大於股啓關迎降崩角無敢後
聲明宣流被區有百蠻來同孚至理上鄰三五皇德羨且阜

右巴蜀平曲凡十八句其二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五句句

五字

南漢劉鋹據嶺南良將征之鋹教象為陣以禦我集勁弩射之奔鋹
遂詣轅門降為象斯奔第八

象斯奔橫南燭開重昏揭兩曜通粵海接閩徼虜初弗知跳踉以戲敢
持厥鼓離闕與隼俱力索氣銷始就縛三軍凱旋奏戎樂威神出自天
顯彼帝略千秋萬年蒸庶和且延

右象斯奔曲凡十八句句其八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

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善出柳歷輿鬼為善出柳第九

維善出柳六合布新矧此彈丸何敢不臣瑀弓宛轉鐵騎參潭天塹未
度已無江堦帝詔將臣俟其來賓慎毋疾擊以病吾民長蛇成圍不異
祥麟彝王既降市無驚塵大宣皇化置于至仁

右善出柳曲凡十八句句四字

太宗既繼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獻漳泉二州為拓閩關第十
閩關屹南紀上應牛女星南將窺瘴海東或帶滄溟五季失羈御藩鎮
擅甲兵太阿既倒持僭竊濟恒經誰欺據二州於此建節推予奪自己

出况復望來庭太宗嗣寶符漢踰風霆行稽首歸厥命覆冒仰王靈
譯通絕域珪瓚集明廷神猷杳難測穆穆臻泰清

右拓闕關曲凡二十句句五字

吳越王錢俶見上威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為吳越歸第十一

皇王握神契重華叶帝暮神兵從天下歛忽千萬餘揮戈日為回投鞭
海成枯奮擊八極間捷疾飛電如錢氏最先覺方物久內輸終知喬嶽尊
丘阜欲何須登民獻天府不煩神戈誅帝德統罔極萬國混車書

古吳越曲凡十六句句五字

海內咸臣唯北漢假息湯釜上親恤之其主劉繼元素服紗帽待罪
臺下詔釋之為克戎逋第十二

冰晉十萬甲敷蒸借為君蟠根欲弗拔毒虐我蒸民聖人撫武師威烈
赫然振刀戟夜生火出入動若神方得戡下地習已凌高曼有城皆作
醢無甲不為塵戎逋膽已落舉族悉來臣羣氓如流魚挈置瀛海津自
茲遂生育陶然履泰溥阪泉著軒德丹浦明堯勳赫赫炎德殷永世同
不泯

右克戎逋曲凡二十二句句五字

濂年二十時頗有志文辭之事往拜淵穎先生吳公於浦陽江上公
曰尔欲學文耶試為擬秦王平夏鄭頌及宋饒歌鼓吹曲觀之濂即
撰述以上公讀已微咲曰孺子誠可教使稍収歛入于簡嚴則所向
無前矣曰不欲棄實諸篋衍中久亦漫不復省後三十六年再見於
潛溪故居悼公之不可作而奠所學之不加于舊也撫卷慨然者久
之濂題

擬漢武南巡金石刻文

按水經注及十道四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五時白麟顯明如朕
陰后土效靈地祇見光五年之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聖祀虞舜九疑
憇天柱用登上凌峻極直薄泰清眺望汪洋遠自尋陽下浮大江射蛟
水中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岱宗上天報享著厥靈既民用平康協
氣自順燭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石紀功百世彌章羣臣從行
請法遺制昭示萬方

補雲壇祝舞歌辭

周官有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漢法夏不雨祀

竈母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于壇杵曰于術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
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
日服赤衣拜跪陳祝辭以丙丁日為赤火龍一長七丈又為小龍六長
三丈五於南方皆南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
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
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殺猪燔之
四通神字令民闔里南門開里北門幸得雨報以豚一酒醴黍財足以
茅為席然周制以廢典午以降漢法亦不行而祝辭尤闕歲丙申夏旱
群巫雩于山川之神予既書其事授之復補其辭使巫歌以舞焉
於秦鴻冒下民動以化時誠信燁朱鳥萬物甄亢則害陽畢屯土膏耗
翁欲廢田峻奔勢維壘壇四通儉明神神中臨勃如烟
望嘉錫燦若羅繭握蒙屬管蕭灌鬱金菊芳柔氣上延合冥溱洞五精
貫八標茫無外莽嶺嶺門沆碣駕以森俯下土無不釗
鬱行風羽輪翔玄黃變慘復爽衆媻集亢景章發然存索之亡燦陰明
迴叢陽符翹襟逝弗忘崇明裡成牆功憑紺蓮嚴以印
應上公與天通植赤繒懸紅龍左列缺右豐隆流火降鉅若鴻鬼婦劉

散為風灑靈注徧四封函斯活頴茸茸衆維魚地已從
融祉暉毓宵氓甫田阜物豫成風平平綽以行人專與鬼肝嚮耿曜振
濡充盈神心暢樂注良四寓綏萬國洋洽太康慶昭膺

錄駭人申鮮生辭

龍門子傳周官將成鼓琴潛溪之上初調清角更轉黃鍾音節熙醇神
氣恬康鼓已微步其樂若洋洋者駭人申鮮生舍器而來揖龍門子曰
先生何樂耶龍門子曰子試言之生曰今之人膏櫛爭秩嚼齒分名舔
痰涎流迴繞神營闊略機宰企豔鼎纓許史聯鑣金張並旌而先生龍
蛇相清雅俗不形確守貞固刊落浮榮此固不足以累其情今之人雞
蹄而奔日入弗息沈溺食道罄竭籌策火生目間雷飛舌際障簾自欺
鑽核成惑而先生被毳荷旃溫如繒帛飯糗羹藜甘若飴蜜此固不足
以穢其跡今之人竦身鷹奮用志鳥顧舒翹燕趙振穎荆梁八關慶繼
三峽戒航悲歌弔古感慨成章而先姓雉三伏若龜六歲冥情中閉息
景菴采此固不足以蕩其衷今之人肆情忘世耽詠碩適曳索被裘拾
穗服莎洗耳箕上種芝嚴阿潔身亂倫傷義則鄰今先生久歲巨器思
接人病俟時而行與世委蛇此固不足以同其科若此數者皆非先生

之所樂也先生之所樂者我知之矣經緯今古評騭文辭本根培壅柯
條紛翳大則苞八殞小則入一絲卑則抵重淵高則凌赫曦追邇轍者
則或秦而或漢攀遠駕者則或殷而或姬檠叙有度囊括無遺靡蹟弗
探何罅不窺抑之則驚霜夏隕揚之則寒谷春熙開陽闔陰出神入奇
辭諸園鍾為宮主房星定卯位而樂奏可享於上帝鳥雲山兵樓峯峰
觸盤石而武車可張於軍威迅霆出火喪七筵燔喬木而天殿可震於
魑影火龍黼黻戴日星挾藻粉而文采可華於卷衣且子雲思高而吐
鳳士贊才溢以夢龜絡述海涵而地負退之橫驚以別馳子壽輕繡而
素練景先臆體以豐肌何莫不嗜於斯先生之所樂或在茲乎龍門子
恹然曰子以我樂於治文乎我何卑我之甚也在昔姬旦輔建太平分
職設官陳紀立經八法著武三屯垂程揭其朗曜統此列於秦蹤既慘
周典失明河間有獻考工是徵劉歆挺起博士始陞杜承鄭繼句準文
繩群工異見衆說作朋瀆亂不驗陰謀從衡制清新室禮亂詛盟攘斥
不遺徒惑世聽前王大法信有足憑末世附離闢之則逞載既載剪且
損且垂浮翳將歛大明用昇編簡垂就樂寓於殼子不吾知乃以為悅
於文耶抑吾聞之安絕潢者以天下之水無過其大而不知有渤澥之

宏深尊部婁者以宇內之山無踰其高而不知有岱華之峻極瀉觚翰
者以古今之學無出於文而不知有經術之淵奧子雖不敏竊受教於
君子矣方將寤寐於黃虞情思乎孔周重明一代之典以垂百王之憲
子乃以文士况我不亦左乎於是漁父悵然頽子曰有是哉有是哉吾
今而後不敢復相天下之士矣乃歌曰大素既雕子曰趨彌文五采絢
爛子以汨吾真中有一夫子其色閎閎游心古初子隨道屈申欲鼓芳
風子以扇游氛我將從之子不知其門歌已負畧而去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為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
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勳以
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勳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
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
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
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
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為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
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

我夫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尔瀛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皇
顛衍而為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
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回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耶夏殷以
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識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
六書甚若必嚴為之而略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同出
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為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
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其虛稱耶抑亦別有所本耶瀛皆不
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
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慶士桂鏡刑部王經勸之曰
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
君閱其用志不介悉以作隸之法授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
要領久之復往龍岫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
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
是宋儒有婁機彥跋者樵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
字字有數體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
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

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
者補之目為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為十二可傳於
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脩著為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為金
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於洪造之出獨於隸
學是政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
有限或未免於踟脫山婁氏字源亦不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
有功彥跋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
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舍季子將焉徵哉顧季子善自愛也瀛三復其書潛為序其篇端嗜古之
士必有以瀛為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為詩文有法以道自守
不為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覈生端

監察御史上饒游君元敏以覈生為號進賢包先生希魯為之解多至
七百餘言以覈與核通故於果核函仁之義甚悉美則美矣而非元敏
之意也蓋元敏之先實居闕中宋時有為名御史者今元敏以文學法
律著稱於時亦擢居是官其自謂覈生者殆將留心於聽訟之事乎何

以知其然哉予披說文覈實也考事而筆遊遮其辭得實曰覈覈之文從西而敷則諧覈也徐氏從而釋之曰實謂考之使實也而者人覆之也筆迫也邀者要其情也遮者止其詭遁也所以得實也又按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孔氏亦從而釋之曰五辭簡按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大氏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所謂察其貌者即周官之五聽也由是論之覈之為義原其所自出豈不在此而不在彼乎夫獄者法令所托乃以生萬民也求其無生始以法死之其可不敬慎之乎元敏孳孳弗忘復大書著于心目之間可謂良御史矣先生則謂果之仁必以覈而得人之仁必反觀內求而後見不亦取類之遠乎且古人之序學功曰窮理曰致知窮理也致則推極也初未嘗言覈也覈則讞鞫之意多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嗚呼何可同哉何可同哉會子有疾不能竭其所欲言謗畧辨之如斯然亦自意一偏之見未合大方而先生之論則偉矣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瀛遐濼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瀛題謝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

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遂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姦擄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卒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唯張浚胡銓張聞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拒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璟之專向嘗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舊歲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為同時後官陳良祐事瀛恐後人無所於攷特為補闕授諸公完使歲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鄭氏駢野集序

磨島司令鄭君思先間謁瀛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天分絕人

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游湖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滾滾出不休日試萬言尚馬可待大同庚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尉薦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不能容伯父時客授崑山乃克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鏤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為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頰發赤弗少貸晚寓蕪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遭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為文多不留葦思先自童壯見輒錄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焚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為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鏤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為請濂受而讀之杲齋之文則氣韻沈雄如老將帥師旌旗火鼓續紛交錯咸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畫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弘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美姿容其行止之處恒同輿而接茵人謂之聯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潔耳

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邢之敏瞻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弘之典嚴則再從焉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者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也不敏幸見杲齋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之子司令君為同僚司令君善孝家學文光焜然為御史為部使者百壬歛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我雖然不開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為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濂曰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季明曲全諱采字季亮溫之平陽人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裝貌寔辭撫世壹以誠人至於不忍欺當四筵合坐巽聲撼屋君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詳且才識實絕人多嗜腴田設巧穽期必獲焉君曾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胤耳子奈何欲陷之耶未幾多田夫苦賦歛繁苛械走冰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侵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

知其人帥子娃蹤跡于野遙見一家燈燭煇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偵
之盜方轟飲昧爽縛送于官盜為哀止即欲盜辭吉相戒曰劉家翁在
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
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顛為盡心焉君歲券篋衍候子長召而觴之枚數
以還祖揆弗違事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位奉母李夫人惟
恐有弗其志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繼其欲弗敢
斬其焚券周急拯難嫁養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上者耶君
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光五世相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
行無慊者娶余生誠剛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林文宗慎其婿也卒以
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葬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瀟溪黃
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既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余家孫義當銘
銘曰
玉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熙一旦死
矣吁其悲

宋學士文粹卷第四

宋學士文粹卷第五

跋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為昭文相時所遣當是
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
闕時所遣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
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郵之語而第三
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禳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
為樞密使時所遣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即召入西樞帖中所稱
昭文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相之任其上相
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
集賢二學士并監修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
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
遣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皇祐元年十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
雖推秘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
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

第七帖當是熙寧元年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苗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為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為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郡十月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第十二帖所遣之特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荆國王文公方得君羣小翕然附和最憚公之剛正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嘆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大氏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動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為賢亦不佞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幀無次故瀛為詳著所遣之時以足其未滿更為序次如右虛中字亦通成都廣都人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廣漢難辭有序

難古禮也周人三時皆行之春冬之季難難陰氣也仲秋之月難難陽氣也蓋二氣或迭厲將乘之為災故難以止焉其制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四方之神漢殷周制而其儀加詳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為侖子赤幘皂製執鼗方相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骨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謂者庸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與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侖子請備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侖子和其辭凡八十言繼作方相與十二獸舞謹呼徧前後省者三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騎士以次傳火棄維水中自漢至今朝廷之難雖廢而民間猶有存者先臘一日巷陌社隸飾神鬼貌御五色龍雨文衣巡門擊鼓而難之子惡其言鄙藜因疏古者用難之意復廣漢辭使習焉其辭曰

陽陰乘化左右而行日懸昂畢得積屍大陵其氣勃芒更涉虛危墳墓四司鬼官攸房厲附強陰而降于纍殃咨爾十二神宣其威良炭突紉充肺胃食肅甲作食矧雄伯食魁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各伯奇食夢祖

朋強梁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剗其腎腸窮奇騰根同享
于蠱母使害傷咨爾十二神報爾戎兵出軼四方吮厲之益以代酒漿
鮮厲之肌以充糗糧然厲之捷織以為衣裳斥除惡陰暢田明陽乳坤
載清物棼民印惟爾神之功神或不廢上帝是明急急如律令

逐鷓文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恒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子孛生泔水
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為蚊此蟲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樹
而蚊變類南有蚊子木實如盧橘熟則絞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東
有蠱母鳥生池澤茹蘆中形類烏鷓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鷓每鳴吐蚊
一二升此禽化也爾雅淮南子李肇唐史補陳藏器本草注頗載其事
以子觀之曰類之中唯蠱母出蚊特夥蠱母鷓也子曰作逐鷓使鷓可
逐也則人之胎既戕物者其知所警也夫文曰
來汝鷓上堪下輿萬物並育各全其生以蕃以族飛縮縑縑動感兩
鱗介潛淵毛蹄蔽陸文華璀璨形模繚曲游泳同娛喊呀相逐既拘於
氣曷禁夫欲大或啗小衆將靡獨唯類之求於人敢觸來汝鷓相逐爾
生厥形甚微賦質黝昧樂生穢卑殲磔蠱蛉捕索鼃魚含之魚泥不軒露

驅奇非疾噦嘔無疾唾洩產醜銜惡朝息夕孳不胎而凝憑化而馳不
知而孕與涎相依初若蠶萌漸則舊飛來汝鷓爾賜刀鏃爾胃芒刺不
爾之虐所出曷異鳴如雷般聚若雲翳綠撲撲肌嗜噪口呵投間抵隙
潛察默觀體如粟眇吻若錐利中有豹脚勢尤可畏高沙斃女西洋死
吏艾熏徒力羽扇不避我人尚然矧彼物類來汝鷓物豈無嘔與爾不
同免口出一氣之從驢鹽吐絲局較異封鳥能嗽金昆明所鐘鷓或
懸綬色眩黃紅惟爾肆孽胎此禍禍草木所化淨水是宮無若汝慘厥
害則鴻子今逐尔欲滅尔蹤嗚呼我挺之將兮其長姬予尔鷓我逐子
亟去勿留性彼北荒子其土幽幽鬼物被攘子豺兕伊嚶爾宜吐蚊子
齧彼若洗胡宅中土子自貽大郵我逐尔鷓子下民用休鷓既逐子梧
桐肺肺鳳皇下徠子鳴鼓噦噦

郭淵哀詞

郭淵字濟川六人唐汾陽王子儀胤也宋季羣盜起淵聚族共保若一
障曰蔡堡六人依焉天下已定民為占籍吏撓之民見縣有為丞相奴
客者無敢呵相教為丞相奴淵謂民民賤王民也奴重人奴也使世世
為人奴與王民孰瘠民愧而止後樹吏吏務休息民而奴客困皆來謝

曰傲君幾不免大德未准大饑淵作饕餮食之生者甚夥是時人多鬻
子自救淵取困甚者假子養之十餘年皆為娶婦居數歲大穰一朝繼
之曰若事吾良善及吾時歸毋久留為也皆涕泣曰公生我今驅我安
之願留終公身淵曰毋悲後吾子孫不省將以女為奴卒縱之人有貴
酒飲西家者已醉而出遺所齎金于門淵適見歲奔俟之明日遺金人
從西家求金西家誠不知怒以為欺求之急西家怒益閉其人困即欲
自到方爭淵聞之遽出呼其人與之所遺金人皆驚始係蔡堡羣少年
共劫一人將殺之淵呵曰此何罪至殺群少年曰此疑俱同為謀而將
襲我故殺之耳曰吾所為相保以生誠惡死也今疑而殺人禍將及群
少年怒淵私計奪之力且追殺之乃曰吾代之贖何如羣少年喜遂免
之後至昇昇市中有戴炬執盤鬻於市者遇淵置戴盤叩頭泣曰今日
遇公天也幸臨過我我有母皆願見公謝淵固辭假以為誤去之市上
老人嘆曰世稱長者此真是耶初六界北邊民習兵少文淵與父論以
書詩俎豆為業人慕之多化者至今六多儒淵既卒其孫言抱李孝光
所造墓文請灑哀以辭灑未及為言客死豫章可悲也始言與灑游語
及當世輒瞋目嚼齒語皆驚人聽者掩耳避去及操筆綴辭則海蜃吐

接而芝輦翠輦隱見空濛間可怖愕言誠奇男子灑故刪孝光文為辭
哀問且附見言事以見可哀不特淵也辭曰
有開其先熙以申有紹其後文以彬何過其施祿以屯

悲海東辭

玉山鄭先生原善字復初廷祐名進士起家德興永轉慶州錄事有異
政為衆所忌遭誣搆去官尋以疾卒臨川危君太樸病執法者不得其
平為著悲海東辭灑亦繼作時元統癸酉冬十月丁亥也
我悲海東我涕拭矣善人云瘁邦其棘矣倬彼昊天冒此下民彰善癉
惡胡莫之懲冥冥其書不見出日飄飄雨風隨我家室家室墮止邦國
危止豈遽危之速將自適大君維河冢宰維舟卿士維楫烝庶維徒上
下相力厥載孔速苟不是念不矜則覆維彼枯人化為螟螣維彼惡人
猶如鬼蜮鬼蜮戢戢巧為我賊螟螣僥倖我乘苗我民我牧唯恐傷
只彼豺伊兕敢為民瘠既啜其育復監其髓我實我法孰云能已淋瀝
君子繡衣孔揚有瓊葱珩有節斯煌不我能最覆謂我羹詈我羹我羹
不畏明譽彼鸞皇鳥藻是食有振者麟邪蒿為室式紛式錯動罔不感
嗚呼昊天昌其有極姓姓其鹿乃索之江中林喬喬乃求其紡偵倒眩

督以逞無良嗚呼昊天曷其有常無然悖亂無然恣淫無然回憲以虹
我心爾之恃矣民胥害矣爾之迪矣民相博矣勿曰立稜崇不可夷勿
曰淵冰堅不可摧忽為平陸忽若流斯誰與爾謀曾不尔思謂爾醉上
黜然無知爾不用酒何德之遠謂爾盡正上下卒迷日罔飲食不愆
初其止蘧蘧其行踽踽其慘喏喏其威虺虺我淚既竭繼之以血百海
其深莫喻我心我生不辰伊誰之云無越我垣我垣我藩無業我田我
田我藁天命有定我將誰怨尔無人怨我爾用敵乃填乃堯乃瑟乃琴
乃磬乃笙以樂其音以樂其音實獲我心我我墮山山則有樗彼淮者
淵淵則有魚匪今獨然振古如茲我苟不樂不樂奚為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曰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謫武夷
祠宮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宣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
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淨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
事疏文用駢麗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
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卞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
廟者無不縷列既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于元

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杜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
書二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
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
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為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
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
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氏皆疏
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
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君禕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冢子正
彙實為尉交契之漆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儔今王君家藏
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所秘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戚
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雖所不有區
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
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遼公忠憤之志而永曾蔡之惡於弗磨
也吁可畏哉王君與瀛為同門友而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
而潛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
論茲不復勸說云

續太始天元冊文

世之論詩以為助於太始天元冊文相傳伏羲時嘗鑄之玉版鬼史區
十世祖寶能誦之絲代既遠其書不傳今略見天元紀大論者其言頗
雅馴固不敢必為古辭似非知道者弗能造也然其文之繁簡不可復
知姑引而續之使就篇章以求嗜古之士索焉其辭曰
太虛窳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控統坤元九星懸
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
咸章川嶽奠裔草木暢英精氣上浮滓穢下藏坎丸無朕膠葛載更迴
合交鬱誕于民靈苞黃內玄彪外弼中建統人極敷引道宗銷斥六厲
式正五常大儀玄幹六子類從凡厥攸為壹底乎同天工以成人化以
行如環相循不知其始終

題金諸儒手帖後

右金諸儒手帖凡一十六紙麗陽葉史君購于燕南市中史君命善工
裝潢成一巨軸持示金華宋濂請一一疏之其名汲者雲中劉西巖伯
深也天德三年進士釋褐慶州軍事判官入翰林為供奉作詩效白樂
天而酷似之為性冲曠視富貴利達如飛鳥遺音既過即罷其名詢者

易州軍市任南麓君謨也慷慨多大節書畫皆為當時第一登正隆二
年進士第仕不甚顯凡生平坎壈之志壹寓諸詩當風日佳麗出法書
名畫仰卧榻上令人張而觀之注目良久曰去侍史方再易以進評者
謂其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才備許之其名璧
者真定馮翰林叔獻也自幼有重名弱冠補太學生承安二年進士制
策復入優等敕歷州縣召入翰林屢以使指翰大獄權姦為之屏迹晚
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賦詩鬪蘭釀松醪飲之超然自得詩筆清
峻類其為人字札楚楚亦有晉宋間風氣其名楷者西華處士殷璠之
也受質猶癖能作詩不以示人馮畢即捲如筋以齒練之遇佳賓至買
酒與痛飲濡髮酒中散灑四壁以為樂及歿趙秉文為銘其墓其名曼
慶者熊岳王澹游禧伯也黃華先生庭筠之子詩章字法俱有父風仕
為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其名昂者真定周德卿也年二十四擢第調
南和簿歷監察御史龍州都軍權行六部員外郎文辭高雅學術醇正
尚名檢敢為讜言頗為人所忌以詩得罪謫東海上十年後死于國難
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亦知名其名孳者高唐周仲善也通三禮學屢
以詞賦試有司不中僑居渾源以登日觀一百韻詩見党懷英懷英大

罷之謂可班柳劉問亟薦之中朝未官而卒龐都運鑄有詩哭之甚哀
其名珪者鎮陽蔡正甫也丞相吳國文簡公松年之子中天德三年進
士第其辨博精到四海無及之者歷澄州軍事判官三河簿翰林修撰
後由禮部郎中遷守滌州以風疾失音而卒正甫多識古文奇字有續
金石遺文跋尾及南北史志補正水經漢靈康兩燕王墓辨等書蕭尚
書貢謂金之文派正甫為正傳之宗而党竹谿趙開閣次之人無異讀
其名定國者在平馬齋堂子卿也官終翰林學士作石鼓辨萬餘言定
為宇文周時所作又有春秋傳如經考大戴禮辨訛出入傳記多所發
明其名泯者東平趙黃山文孺也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
其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党承旨小篆陽冰以來一人而已世
以文孺配之謂之党趙其名雲翼者平定楊文獻公之美也明昌五年
經義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文學與趙開閣齊名歷仕中外自吏部
尚書遷翰林學士而歿議者謂其身備四科其名純甫者襄陰李屏山
之純也承安二年經義進士仕至尚書右司都事喜談兵慨然有經世
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又力探性理及身毒氏學作一
書曰鳴道集說其說甚偏詆駁伊洛諸儒無寸完至以老莊二子與孔

孟同稱為聖人一時名流頗傾下之晚以其志不遂日以文酒為事嘯
歌袒揚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然未嘗廢著書孟子中庸論語易皆
有傳其名汝礪者則壽國高嵩甫也居相位十年七十一歲配食宣宗
廟廷其名仲優名子荆名廷薦者讀書不博則莫知為何人矣子惟金
之遺裔雖出於黑水韃韃然立國百有餘年采章文物蔚然可述今就
帖中諸人論之雖隱顯不同事功亦異要皆為一時之後傑雖人品之
有優劣辭翰之有妍媸要皆可傳玩於後世予以史君嗜好之篤隨其
次第序之不復分其先後直書其事亦不復牽綴文法而或有所遺制
作之家其持鄙予之無文哉

非非子縣解篇引

非非子廬於仙華山下幼不嗜書讀嘗論未終篇棄去尋學鍊金碧九
還寶丹斷丹房如方榻中麴容坐而述古僊人辭於四周澄坐其間身
如槁木不動或睡睫不能禁輒下榻墮立連旦如斯者七歲九堪與
化之原事物盈虧之數神鬼幽靈之秘以不能越其範圍又久之若有
物鯁其中芒角森然膠刺肺腑必吐去乃暢於是濡毫著書燁然成文
老生宿儒或有所未及而其藻思之奮發若山下出泉涓涓而不斷若

獨爾之抽愈出而愈不窮既成書自辨之曰非非子懸辭云金華宋濂
讀而疑之曰子自稱為非非孰非之耶以為人之非子耶則子為非而
人為是以為子之非人耶則子為是而人為非非者固非而非之者不
尤非非耶是故有是則有非無非則無是是其所非非其所以非其是
是其非非非是是者固二而非非者果能一耶辟諸髣几焉人以其文
墨墨也而不知其質皦皦也皦皦者謂之白如其墨墨者何墨墨者謂
之黑如其皦皦者何惟黑惟白惟黑惟白而黑黑非白乎惟黑而
白白非黑乎白白則黑黑有有黑黑則白白無欲白白而黑黑寧黑
白而白黑也雖然此猶以迹言也吾不為白而黑何如焉吾本無黑而
白何形焉是謂白黑忘矣白黑忘而有亡齊矣有無齊而是非泯矣是
非泯而非非者絕矣非非者絕則天與人凝而合矣此之謂葆純此之
謂熙神此之謂物冥若是何如非非子咲曰始吾學道物我而我物也
繼而唯我我在今則吾喪我矣我我且我不我又何有非非者乎子言良
信也漢亦莞尔一咲為繫其說於篇端非非子鄭姓源名黎濟陽人生
貴人家能堅厲入道大夫士服其操行奇勁云

說玄凝子

玄凝子密人往來吳越間人問姓名不答迫之以指就案畫玄凝二字
人曰稱之曰玄凝子云初凝年十三時牧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
授藥一丸赤如火吞之即棄猪隨道士去涉瞿塘上灩澦入青城山坐
白龍洞中洞前大雪高四三尺凝居之若温時下山敲冰濯足澗中戲
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皇鳴道士聞之咲曰孺子之騷一至此乎未幾
道士去三神山采藥凝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不過
黃精石芝嘗斷芝界城下有白帟向南行凝往執其尾躍上雨脊趨一
里所舍去一夕白月射洞底秋風四鳴曰思故鄉菊酒且熟遂還密
密人見凝眼有碧瞳意其已仙而凝弗是也人見凝者輒贈詩運筆如
風字或類寔書鬼篆不可識俄道士復至與飲瑯琊臺上大醉竟同去
不知所之道士眉長八九寸鑿目深鬚怒張如戟人疑為古仙人云
為說者曰齊地自古多方士爭言有禁方能神仙而少翁樂大老妻或
雖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凝固齊產也豈其山川之靈有以致之乎
乎使上之人有好凝者其不少翁樂大也憲矣先王之世以左道惑
者必拘殺於司寇有百執有百執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曰魯國之史修之遂為萬
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
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
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三
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相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
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削之當言是以兩
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註其於史削推之頗詳杜氏之
後唯陳傅良氏曰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
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
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
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數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
予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其
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
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九年至於哀公十四
年是已凡一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
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

法粲然可舉巫姓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
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
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
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
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闇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
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
亦可以定矣瀟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槩凡五
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
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
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
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濫于三家之外有志
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慮恒說
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者
者多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
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欵子常生於五變之
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曲類之才絕倫之

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瀛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為不久卒眩眾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瀛何足以知春秋開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裁前賢之所未裁譬猶張樂洞庭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瀛何足以知春秋輒忘階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邇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汭子常字也歛休寧人工古文辭尤邃於諸經雖疾病沉鬱之久不忘著書隱居東山四方學子尊之稱爲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于世前史官金華宋瀛謹序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寨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眾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聖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

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大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丑正月巳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昨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塞翁塞翁來攝縣令因家焉

至宋有名明復及謙者相繼擢弟奉常蔚為書詩之家然而謙之後人多以耆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而終綱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綱而不及者再暮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明林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林如明純而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八袞卑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時婆娑中庭衣冠偉如珮玉銷如于于而趨雍雍而語皓髮眉眉照耀後前華悅歎衣給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貞嗟歎慕豔若有所不及噫亦異哉昔者睢陽固嘗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為異而傳之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一門焉豈惟一門又連弟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者有再從三從者有羣從者不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揆於睢陽之所聞不為尤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故藉曰睢陽之傳皆以爵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爵祿有命不可以倖致顯弗顯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至欲者莫踰於壽考書之九五福舉以為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為至願焉羅氏一

門獲之為多誠稀世之盛事歟今之奇逢是宜材士大夫播諸叢詩牘累篇聯繩繩猶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于管絃使其子若孫持觴為五老人壽非特為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絮帛之敷錫天光下照赤奕於東海之濱矣倚欵休哉頌序睢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靡不振之作將焉用之要不足為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刪焉羅氏五昆弟生子二十二人共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耆德推其門子嘗求其故綱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鄉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徙之憂臨歿又聚借貸諸券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帥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眾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于湖醜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時渠之下流建二石帥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圯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曠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鹵水或乘湖入善禍穢舊嘗造堤捍其衝潮波齧蝕至是

亦暴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辛亥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為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隄無難者會侯召入為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隄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槩槩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數以石兩翼四隅咸斂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鏤坎陷版以為縱閉復隨土形崇庠疏級為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槩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又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隄減前隄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槩五百灰槩六十八槩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九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瀟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緇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

害地而廢稼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未將藹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澮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為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隄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勤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堤別自有記茲可畧云系之以詩曰維夏蓋湖百川所潴在彼海邦其一釀為通渠行水委蛇既稻與杭其二制水有裨因時闢闔其法孔咸其三農政斯缺惡壤為塼水失厥防其四侃侃唐侯爰諮爰諏中心盡傷其五曰是弗脩民焉有秋啟視為常其六乃登棠屬乃謀為告乃輯其長其七晦會其粟工來以族筮日奏功其八琢石于山樹槩乎灣以捷以梁其九決塞有闕既堅且究若首有肱其十昔何怒突卒乃順則弗隳我疆其十行彼赤日清流滴滴黃茂芄芄其十食維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嘖十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琪十古法漫

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琪十漢史曰循惠乎蒸民唯此之覆琪十矧乎
鉅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琪十侯治之棘行厖心惻不翅父兄琪十越
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琪二

元故翰林待制黃毅士墓碑

皇帝登大寶之明年即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六十三年雖高
社已屋曆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
纂修成書而命翰林學士宋濂為之總裁庶幾得筆削之公以副朕意
中書下其事濂等既奉 詔執筆惟謹而於黃公毅士之歿實於忠義
傳中毅士之高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繫天下之公法當嚴墓碑
紀一人之私理宜詳懸繹有石額先生為書之按東所造事狀毅士諱
尋毅士其字也臨川金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於郡庠公方
類詳小戴禮毅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疏得失若分黑白尋往學文於
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侯斯三公皆江右人見毅士無不器重以遠大
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祝公蕃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鄱陽與同舍生
王企不遠數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眉睫之間歸而喜曰
尋豈昧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為惟心是監凜然若上帝之臨

久之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遊羽陽山中既而嘆曰學者將用世爾
奈何自秘耶乃走燕都受知中書參知政事桑尔直班公及丞相賀公
惟一賀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陞博士特除
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階奉訓大夫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
毅士憂國愛君晝夜不遑寧屢上疏陳大計竟不報毅士方彈指長嘆
同列以從宜適變之機為問毅士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今百辟朝空
宮以淹國郵吾之不能為公存猶公之不能為我亡也蓋亦各論所安
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鄒城陷 大明兵入城毅士謂其從人張午曰
吾為士子義不可辱國汝幸叔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答
策大慟拾級下救之見毅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遽負之以外獻款言
曰今南兵不殺在儒臣尤所宥禮他日幸致貴富君何為自若如是耶
曰為國盡忠未聞小臣而死社稷也毅士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被
何人執午終不辨還舍治酒餞使家人歌舞為驩環守至日晏會大將
軍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冊
則罰毅士聞之給午曰吾今知汝意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告身來第
吾慚見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耐乎午大喜持錢出沽

聞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冠裳帶馬列實不紊毅士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斂同知鄒州事陳介北山僧梓共營墓事以其月某日瘞于西山且刻石記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事上壽以終娶里中桂氏隱士親之女兒也有遠識勸夫博學母以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歿毅士既貴顯或勸求昏甲族以媒榮進毅士曰却之共妻宗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節義自守况男子者乎吾弟幸生男即吾為有後矣性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音度和雅無愧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購求藏奉為榮金華黃文獻公潛於人慎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之通緝云嗚呼天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昭海嶽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為忠為義其人雖歿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常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毅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比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心之寧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崇忠義為先務

皇上即位之初歲自 肅衷即勅有司建元忠臣行臺大夫福壽余志宜公關二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於萬方者 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毅士之事上聞旌寵之典其有不降下者乎銘而列之非

為毅士也靈承 上意以勸世之為人臣者銘曰
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為國殺身成仁人兩大欲壽為最貴孰能舍之自絕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髮有愧雖生曷為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列者泉其深無底奮身一躍眼不見水精魄入地肯隨物融化為白龍上朝帝宮尔死得死百世宜祀 懿綬金章誰非臣子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禁中妙東英才 詔詞林群公分教之 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宮未試除 國史編脩仍俾肄業十堂余見唯有雋才特請于 上錄為弟子負唯執經日久忽歎歎流涕言曰唯父抱奇而不幸歿于 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生矜而昇之 余按亡友吏 員外郎周子諱狀君諱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 氣岸豁達不拘於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 兵搗之盜所過并落民皆相掣為虜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

駿上指日夜送奇策剪寇其友有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列酒
炙于庭院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器而告曰吾州素稱文物之邦一旦
盜蹤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居出
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俟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曰
子誠奇男子吾縱無它能敢不從命議既定君冢子庸猶未知君乃叩
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
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兜事不患不成也未發
寇謀知之帥殺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
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絁筆使寫首
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割其腹作小竅曰增
加之羅爵齒大啞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
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繫之至營賊競來指
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綫之家決不畏死
殺爾殺即殺何以多言為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
雖執不可慨然歎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為具棺斂使
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膏湯君博通經史雋風義事親以孝聞豪右

以科繇困之君素親避去苟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為養墮歿號慟幾絕
者數四然疾惡如仇問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
州縣間師恚欲夜擊死君聞州里驚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
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為之傾聽忘日之
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
為子孫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為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
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隆之原則洪
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人有顛連者解衣推食無吝
亂離後家單每鬻釵鈿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
有膂力能馳馬奪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按今官女三俱
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
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發判虔州洪字忠
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林大父麟均父事雖曰
不仕咸能世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發氣騰奮之時為二十石
者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避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矣歸
賢最著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

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士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
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智莫大
於殄寇義莫重於指盜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盡其良心棄鋤握糧叶曠茲
廬陵群邪沸騰千里五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除暴殘夜則枕矛五
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慨慷舞劍欲狂惟籌之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懲
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為不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詈賊益奇以死拘
之雙壁焜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巖巖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
造辭鑄于幽墟後世是師

瞿孝子傳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為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
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快憐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夫性純慤依依親側
苦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
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上下百藥不
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額流血刀弗
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

銷如失一旦母思芟食時芟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芟者解衣
入水歷覆其葉覓之自午達酉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
乎哉得三芟水中人以為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遇單窶者必思振
給而不欲使其知檀工王氏家無儋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鷄初鳴孝子
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民有告糶者鷄衣百結孝子受其直
五千復陽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糶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黨蔬翁過門孝
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今補餘錢翁愷而辭孝子曰汝第
持去它日見環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買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
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
者數十人孝子擇苟近舍舍之會屬氣作病者相林藉孝子每晨躬糶
粥藥撫視率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
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頌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
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
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騶魯士州
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
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頌語吾兒莊善

史官曰傳侍講禁林上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
流瀟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
未易追瀾之者瀟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孝子
其庶幾乎是者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屨者讀之
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宋學士文粹卷第五